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 彥火

神與惡魔

《雍正皇帝》原作者二月河喜歡用「陰刻」一詞。

「陰刻」還不僅僅是陰險或傷了陰鷙的意思，還包涵狠辣、刻薄、寡情的意味。雍正對待貪官污吏用了陰刻手段，對待異己分子，也用上這種手段。

在二月河的原著裡，處處見到「陰刻」這個詞，因為這是為雍正度身定做的。

「陰刻」原指篆刻中的刻製方法，將圖案或文字刻成凹形。

套二月河所說，如果改成「陰險」，雍正不過是一介小人而已，反而不是雍正的本性。

雍正誅殺征西大將軍年羹堯時，便是用上陰刻的手段。

年羹堯，自幼勤讀書，才識過人。一七零零年（康熙三十九年）中進士，改庶起士，授職翰林院檢討。曾多次擔任四川、廣東鄉試考官，累遷內閣學士。

一七零九年（康熙四十八年），升任四川巡撫，成為封疆大吏。

據清人蕭奭所著的《永憲錄》記載，這時的年羹堯還不到三十歲。

對於康熙的格外賞識和破格提拔，年羹堯感激涕零，在奏摺中表示自己「以一介庸愚，三世受恩」，一定要「竭力圖報」。

到任之後，年羹堯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，提出了很多興利除弊的措施。

而他自己也帶頭做出表率，拒收節禮，「甘心淡泊，以絕徇庇」。康熙對他在四川的作為非常讚賞，並寄以厚望，希望他「始終固守，做一好官」。

年羹堯也沒有辜負康熙帝的厚望，在擊敗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戰爭中，為保障清軍的後勤供給，盡顯出卓越軍事才幹。年羹堯屢立戰功，受命執掌軍務。

到了雍正即位之後，年羹堯更是倍受倚重，和隆科多並稱雍正的左膀右臂。

雍正對年羹堯的寵信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，年羹堯所受的恩遇之隆，也是古來人臣難以相匹的。

年羹堯為清朝敉平青海擾亂，揚名天下，雍正給他加官封爵，親迎於北京郊區。

年羹堯自以為建立不世功勳，躊躇滿志，驕奢淫逸，目中無人，便犯了功高蓋主的大忌。

雍正是一個心水清的人，他如果不趁年羹堯羽翼未豐加以剷除，則後患無窮。

即使機敏過人、殺人如麻的年羹堯，也不相信雍正不僅要削他職權，還要取他首級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說：「人心就是神和魔鬼交戰的戰場。」

雍正表面是一個滿口仁義道德的神，查實是一隻不折不扣的魔鬼。當他是一個神的時候，他也做了不少好事；當他是一隻魔鬼的時候，他卻是吃人不吐骨的惡魔。

天言知言 楊天命

真的憤怒了

農曆狗年即將過去，在這一年竟出現兩次騙案，有騙徒利用天命的名聲，企圖牟利。第一次是網絡騙案，幸好事主及時求證，騙徒無機可乘。不幸的是，在最近的新一宗事件中，騙徒狡猾而狠毒，令事主最終蒙受損失，此事也受到港聞版報道。

騙徒聲稱是天命的中間人，能夠幫朋友穿針引線，「介紹」天命以較優惠的價錢提供算命服務，最終令事主上當受騙、損失金錢。根據報道，騙徒還曾以其它手段對這位事主實行詐騙，又多次向她「借錢」卻有借無還，如此無賴，怎能不令人憤怒？

我與此人完全沒有私交，更絕非「熟人」。最重要的是，天命在香港的事業全部親力親為，從不經過「中間人」之手，即使曾經有人想利用收「回佣」的方式為天命介紹生意，也被我一口回絕。朋友們知道此事，都紛紛關心天命，替事主感到可惜，更狠狠譴責騙徒。有朋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：「不過，或許又要有人問，為何天命無法使用神通廣大的『讀心術』，替事主早早洞悉一切？」其實身為玄學家，早已習慣了類似「你能算出本期六合彩號碼」、「你能算出別人的生死日期嗎」、「你能知道地球什麼時候毀滅嗎」之類的問題。上述問題並非絕對無跡可尋，但是玄學算出的是一種趨勢，至於人類要如何利用趨勢，製造各種偶然事件，則是另一回事。

最後還有一種朋友，竟抱着看戲的心態：「天命，人怕出名豬怕肥，你兩者兼備，當然被人盯上了！」唉！真是「交友不慎」，本來一腔怒氣，卻被這幫「豬朋狗友」逗得我哭笑不得，又無法反駁。友誼，真是一場令人「愛恨交纏」的關係啊！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古風歌手——霍尊

最近與從事音樂創作的朋友到內地工作，中午時朋友突然對筆者表示，晚上我們要到某電視台觀賞一個綜藝節目，演出的嘉賓有他們喜歡並讚不絕口的最火紅古風歌手霍尊；對古風歌曲筆者是歌迷之一，而霍尊在內地音樂界被公認為新生代唱作俱佳的全能歌手，能有機會現場欣賞他的演出，筆者開心又期待。

節目現場坐了滿滿的觀眾，目測現場的人數相信是超出了錄影廠所限，令筆者有點意外的是有半數的觀眾還是年輕人，古風歌曲真能吸引到不同年齡層的觀眾。

霍尊以一襲純白色的大袍大褂、蓄了髮髻的髮型很有古典味，在優美燈光和音樂的配襯下，一如既往地玉樹臨風唱出《紅顏劫》，嗓音磁性溫暖，現場視聽的享受，令人驚艷，筆者此刻，醉了！朋友指《紅顏劫》改編得很高明，歌中用了兩個角色，一個是中低音的敘事性旁白，一個是高音小嗓音的感性自白，交替呼應，是這首歌曲最大的魅力。

國內外音樂人對霍尊的評價甚高，指他的古風歌曲唱來嗓音感情充沛，聲演角色，代入感強，容易令人產生感情的共鳴，緊緊抓住了人的心，不僅僅是耳朵，也為歌手於舞台上增添了色彩的實力唱作，更在古風歌曲創作中傳承了中國戲曲的文化。霍尊說：「站在流行音樂的角度可以把戲曲如京腔、昆腔等有機地融合到我的音樂中，盡我所能讓更多年輕人也好，或者不懂不了解，不喜歡戲曲的人，也能喜歡戲曲。」

霍尊指出，國外的樂壇在音樂旋律和歌曲創作上，有過不少的不朽之作，令世界各地的音樂人既讚嘆又羨慕，但中國樂壇亦絕對可以創作出令外國人讚嘆的「中國風」歌曲。對霍尊有上述的豪情壯志，筆者是豎起大拇指讚！讚！

■霍尊 網上圖片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意外的恐懼

那天，從伊利沙伯醫院日間診療，上了的士說要去美麗華酒店，司機行了兩步在嘀咕着：又要再去那邊，怎麼行？我問他發生什麼事？他說：「我剛才從那裡來，美麗華酒店跌了一個窗落來，差人封了一條行車線，非常擠塞，不知怎麼走。」我回覆他：「不必惆悵，調轉頭走，去到柯士甸道隨便哪裡都可以落車，我自己走過去。」他想不到這個乘客如此就得人，不過仍然不停抱怨警方，我也不管他了，下了車便自己步行去美麗華酒店。

行到酒店門前，見水凈鵝飛，也不見有警車，也就放下不理。原諒我當天還沒有看新聞，不知道在酒店轉個彎發生了人命事件，忽然間覺得震驚，酒店跌下窗砸死了人，砸死了一個二十四歲的女生，她是從佛山來的，正與男朋友逛街購物，準備回家過新年，卻被天降橫禍飛下來的窗砸死了，她回不了家，過不了年，客死他鄉！可憐的男朋友就這樣失去身邊的人，還要獨自面對很多女朋友死後的事情，世事真是完全不能預料！

這女生的橫禍，令我想起20年前我的一位親人，我的一位兄弟，在磚廠工作，他是組長是領導，而且工作非常負責，那天，他吃過中午飯，大伙還在休息，他便趁休息的時候走去檢查機器，以為大家都在休息，他不經意地探頭到製磚機器裡望一下，誰知機器突然向下，就這樣把他砸死了！同樣是一瞬間的事呀！原來，一個新同事粗心大意，吃了中午飯回來，想試試那部機，在之前沒有大聲呼叫有沒有人，也沒有去檢查清楚，便在隔遠開動機器，而這個同事是新手，是我兄弟的同鄉，是他請這個同鄉回來，竟做了自己的奪命殺手！何其不幸！

在說到不幸的事情，我當年的親人，和今天這個女生所遭受的待遇似乎不一樣，我的親人遇工業意外，一段新聞報道就過去了。當然人亦從此消失，我們親人的緣分亦告一段落。至於那位二十四歲的女生，無端被橫禍奪走了生命，卻遭到不同的待遇，人們可以在網上肆無忌憚的評論這件事，有人替她感到悲傷，深感不幸！有人口出惡言，有些惡毒得不是人講的說話。20多年前和今天香港人已經變質，世界亦變質，所有網上的說話，都可以不負責任，都可以為所欲為，人再不似人，人已不是人，那是多麼的痛心的事！

我常常慶幸自己生活過最美好的時光，生活物質並不豐富，科技並不太發達，人類的醜惡面目還未被揭示那麼清楚，我們還能存在幻想，我們還可以活在幻想中，我們不相信人類那麼醜惡，現在一切都那麼赤裸裸，那麼毫無保留，我開始應付不來，開始不想面對，但亦必須應付亦必須面對，我希望自己現在能活得勇敢些，不求回到過去，只求能慢慢地走前面的路，只求大着膽去面對那些令人不快也抹不掉的醜惡！

百家廊 若荷

一棵樹的風雨今生

時間進入元月的新年，片片飛雪在窗外落着，一朵朵柿紅卻仍然閃耀在眼前，扁圓的它們，就如同齊白石畫中的一枝，擠擠挨挨，像小燈籠那樣吸引着夢中的我。承載它們的是那些飽經滄桑的枝，它們滄桑，且瘦骨嶙峋，所有樹幹都佈滿被火燻燒過的痕跡。柿樹，是山裡人家喜歡的一種樹，常把它們種植在房前屋後，種在人力難以攀登的山區，目的是減少山村裡優良土壤的使用率。每到秋天，它們的身影漫山遍野，桔紅的柿果，經霜之後變化無窮，枝間的它們，迎着陽光一枚枚懸掛，用別樣的色彩點綴冬天的蒼涼與衰敗，沒有感傷，沒有慨嘆，只為奉獻出自身的甜蜜，奉獻出「事事如意」的美好願望。

其實這些柿樹，曾經是山裡人的搖錢樹，一邊種田，一邊盯着一顆顆果實，以求得到一點家中得以支配的零散花銷。如今生活好了，家家富裕，忙於生計的人們擁有了更多的生財之道，從此便不再像以往那樣對它們加以青睞。他們一邊侍弄莊稼，一邊期盼多一份城裡的活計，好全力以赴進城打工，獲得比在鄉下種田要多幾倍的經濟來源。唯獨這些曾經為他們換取零用的果實，被遺忘在孤寂的山野之中，好像生來就無人識。

秋天我去山裡時，柿樹的果實已經紅透，摘下來完全可以即刻品嚐。它深紅似火，柔軟如脂，晶瑩剔透如瑪瑙寶石，當地人把這種柿子叫「烘柿」。攀上一棵老柿樹，手腳麻利地折下果實最多的一枝，經霜的柿子比乍熟的時候還要美麗。外表輕輕按下，略有硬度指感，只要稍一用力，糖化的漿汁就像燒紅的鐵水一般溢流而出，濃濃地閃爍着甜蜜的光澤。它們是在霜降時節化成甜蜜的瓊漿，陽光是脫去它們青澀的溫床。這可愛的模樣，曾經給孩童帶來過許多歡笑。

再早一些時候，柿子是不能從枝頭隨取可食的，需要採摘之後在溫水裡浸泡五天以上的時間，溫水下面還要不時地點一把火，這個過程叫「澇柿子」，只有用這樣的方式製作後，才能解除它們身上的可溶性鞣酸。而現在，金黃的柿子已在節氣的逼迫下自然熟透，山裡強勁的朔風還有秋天溫暖陽光的分解，就像《本草綱目》中著述的那樣「澀味盡去，其甘如蜜」了，一個個入口即化，柔軟無比。

比之秋天，霜降才是催紅柿子的節點，這個時候的柿子經過了霜打，有的從枝頭上掉落，有的仍默默掛在樹上。沒有人摘取它們，山上的鳥兒便常常前來光顧。冬天，喜鵲儼然是大山的主人，牠們銜枝在大樹上做窩，飛向地面覓食，樹木愈高的地方愈是牠們棲身的場所。愛吃草籽的小鳥飛走了，烏鴉站在附近的樹梢上高聲地聒噪，喜鵲飛到高築的巢中，伺機尋找可吃的食物，那些柿樹便成為了牠們的目標。那些可愛的精靈們，翅膀一閃飛出巢去，不慌不忙落於柿樹枝上，對着火紅的柿果從容啄去，邊啄邊現出牠們特有的機警。只要你站在柿樹底下，就會看到鳥兒啄食的景況，牠神情專注，口喙敏捷，那左顧右盼的模樣，總會讓人忍俊一笑。

關於柿樹，鄉下有個不成文的約定，人們摘柿子的時候都不會把所有的柿子摘空摘絕，而是每棵樹上都保留幾枚，這些保留下來的柿子是專門為越冬的鳥兒準備的。冬天食物奇缺，鳥兒沒有食物便會飢餓，飢餓就去啄柿樹上的柿果，直到天氣變暖大地復甦，泥土變軟，草木生發，長長的藤蔓上結出鮮甜的果實，風漾得河心裡水草曳起魚蝦，這些樹上的柿子才從枝頭上墜落，由此成就了一些美麗的佳話。

然而等我再去山裡的時候，一夜之間樹上的柿子全不見了，泥土裡，草叢中，石堆上，到處都是柿子的殘核。原來那些遺留在樹上的柿子，等到一定的時間就會自然墜落的，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作為食物一直給鳥兒們準備着。墜落的柿子原本是完整的，等它們選擇了離枝別樹的時刻，也將預示着它們要粉身碎骨。我能想像，一枚枚柿子是怎樣前仆後繼從枝頭簌簌墜落的，它們墜落的姿勢猶如人類的義無反顧，赴湯蹈火。這赴湯蹈火之勢，就是為了給過冬的鳥兒留下一些果實充飢。沒有人注目，沒有人問津，完全由它生長而去，我不由望而嘆息，低聲絮語着生命的壯麗。

當一種果實尚且存在的時候，人們才會想起它。可這裡的果實太多了，想起它們的概率渺茫。低頭看樹下，我心疼地揀起了幾顆。它們缺失的地方，正是我們記憶殘存的部分。沒有柿子的枝頭，顯得格外零落。既然不能完全保證過冬的鳥兒覓食，那麼什麼才是鳥兒禦冬的食物呢？這在多少年前，它們應該是山裡人曾經的「小銀行」。秋天將柿子摘下來，把澇好的柿子拿到集市上去賣，一枚柿子能換來一個孩子的作業本，一棵柿樹能供一個學生讀完一年的書，一片柿樹就能供一個學生從小學走進大學完成學業，成為某個領域的一顆新星。

在那片零落的柿樹林裡，我還發現了夾雜在裡邊的軟棗樹。軟棗和柿樹是同一科植物，果實卻與柿子大不相同。經過了風霜的蕭殺，柿樹的葉子已凋落殆盡，枝幹在與風雨雷電的抗爭中留下了纍纍疤痕，而那些軟棗樹卻仍然把果實掛在枝頭，彷彿歸林的鳥兒依戀着巢穴，與生命的枝幹不離不棄。它們的葉子雖隨風而逝，枝幹卻還光滑瑩潤，唯一不同的是果實已變得乾癟無色，青春俏麗的容顏一點點逝去，是季節使它們失去了應有的水分。

好幾次，我被柿樹那別樣的形態所吸引，那是自然界中又一獨特的風姿。它生長得太奇特了，枝幹蒼勁，彎曲如蛇，黝黑的枝幹上有一條條撕裂割切似的痕跡。正是這些撕裂的傷口，才使它們一點點變形的吧？風雨中，它折斷了枝條，霜雪裡，它摧殘了樹葉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曾經的傷口開始癒合，最終變成一道道醜陋的傷疤。如果不經歲月風霜，不經風吹雨打，是不會有這樣堅硬的結節的，也難以長成這樣碩果纍纍的大樹。

大自然傳授給我們的生存法則，並不為人類所獨有，任何物種都有它們戰勝困境的本能。細看那些柿樹，一棵緊挨着一棵，每一棵都生長在山的背面，生長在不起眼的山窪窪裡，地勢平緩的地方是見不着柿樹的，好的土地耕種過後種植着莊稼。看它腳下的縱橫溝壑，就知道此處的環境有多麼險惡。在這特殊的環境中，隨時都有驚風駭雨的產生，隨時都會爆發山洪，隨時都有可能泉水涸竭，如果想要生存下去，沒有頑強的生命力是不行的。於是人們選擇了柿樹，把它種植在貧瘠之處，讓它們在那裡開花結果。成長中，難免留下傷痕，留下苦痛，只有迎刃而上，砥礪前行，美麗的生命因為奮鬥、因為付出才燦爛輝煌。

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，大自然的氣魄。

在山裡待得久了，便潛移默化地成就了你的性格，那就是內心深處的堅韌，以及剛健婀娜的端莊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具國際視野的Happy School

津貼學校，尤其是小學，在政府的規管下，多被看成是催谷的學校，其實也有例外的。早前太太因工作而接觸了一所津校，雖然是本地學校，但竟然買不同國家的教材，又動用外國請來的老師教書，更搶佔了同區國際學校的市場佔有率，看得太太非常羨慕，說若果是近我們本區，一定要讓孩子入讀。

一、課室形式是孩子坐在地上，如幼稚園一樣，分組工作或討論、做堂課才坐回去小組的枱。這樣的課室氣氛非常活動化，亦讓師生關係較放鬆。

二、大部分課堂以英文進行，有不少外國人的孩子入讀，有足夠的英文語境，孩子大多能說純正流利的英文。

三、課本不全用教育局指定課本，會參考其他國家的用書，例如新加坡，再向教育局申請。課程非常多元化。

四、按能力分班，不同科目會因應學生個人能力分開上課，學生會與自己差不多程度的學生一起上課。

五、他們的孩子不是人人入BAND 1中學，學校較着重孩子能入到適合他們的中學，然後在那裡發光發亮。

六、校長也坦言一般傳統老師來到此校，不習慣不責罵的方式，都要慢慢適應，更要學懂處理不同能力和文化的學生，但此模式實在於香港少有，對很多老師來說也是新鮮的。

太太說在學校行了數圈，不單看到校長和孩子的親密關係，且以津校的資源，做得到草根的「國際學校」，真是非常難得。唯一缺點是校園不夠大，因為他們着重小組，所以需要更多空間，希望教育局能盡快批准用附近和校內一些非課室的地方，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。

這間學校體現了津校最大的自由度，其實若大家不追捧傳統名校，還是會看到不少有心的津校，讓孩子在學費不太高的學校裡，也有個相對不太催谷的環境，未必一定要一窩蜂去直資或國際學校呢。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新年禮物

一到臘月，農曆新年的味道，就漸漸濃郁起來。背井離鄉的人，大都開始坐不住了。搶到車票的，開始為家鄉的親朋好友準備各式禮物。沒有搶到票的，還一遍一遍在購票網上刷。官方的統計數據說，今年的春運，旅客發送量大約有29.9億人次，比去年略增。這麼大的出行規模，再修更多鐵路，增加更多航班，想必也難以達到人手一票的出行需求。

雖說內地的快遞空前便捷，貨物流通也極為順暢，但親自手提肩背帶回去的新年禮物，所蘊含情誼的分量，自然不可同日而語。挑選禮物的過程，就是對親人性情喜好的悉心回味。尤其當着一家大小的面，從包裡一件一件拿出精心準備的禮物，再看看每張開心的笑臉，一路上反覆安檢、再三被開包查驗的顛沛勞累之感，頓然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算起來我也有好多個春節沒有回去過了。除了工作的原因，也特別不喜歡擠在路上的春運。以前讀書，每逢寒假回家過年，四十多個小時的長途火車，穿越四五個省，儘管還是備受優待的學生專列，不似普通車廂那樣，人和行李塞得水洩不通，但仍坐得人手麻腳木渾身焦躁。工作之後，有兩次春運回家，因為機場排隊等候辦理行李託運和安檢的人過多，直接導致錯過了航班。接下來的改簽，又是一大堆令人頭疼的繁瑣手續。自此之後，就甚少春節回家。

今年亦是如此，趕在聖誕節前一天趕回了北方的家，既過了聖誕，又陪着父母一起過了西曆新年。天公也作美，回去的第二天，就趕上了這個冬天的第一場雪，紛紛揚揚下了一夜。早起一開窗，清亮潔白，滿目素淨輕盈，滿世界都冰清玉潔地掃去了積攢了一冬的煩憂。

因為是家裡最小的孩子，又長年累月地不在家，只要我回來，每一天都是按照過農曆年的樣子來過。廚房裡煎炸蒸炒，堆得滿碟子滿碗，都是我愛吃的。上班的上學的，也都請假趕回來。一家人，徹夜暢聊，閒話家常，杯杯盞盞，茶酒不論。在外遭遇的酸甜苦辣風霜雨雪，也都一一消融得片甲不留。家就是有這樣的魔法，既讓你有了軟肋，也為你穿上了鎧甲。

眼看着積雪快要融盡，歸期也到了。父母嘮叨着要為我準備各種能打包帶走的吃食，都被我一一拒絕。我是最怕帶大包小包出門，夢是唯一行李，能兩手插兜就出行，是最理想狀態。回來的航班是下午，一大早就聽見父母在廚房裡忙活，制止了幾次都未能奏效。直到準備動身了，才發現帶回家的兩個包，已經重到拎不動。我一邊往外掏，一邊抱怨，最終還是被驚呆了：一個保鮮袋；鼓鼓囊囊地裝了二十個新蒸的饅頭；一個保鮮袋，層層疊疊全是新炸的大麻花；一個保鮮袋，沉甸甸地都是去年新曬的紅棗；還有整整6罐花椒芽辣醬、兩餅茯茶、一包乾饃片。

兄長在旁邊打趣說，只要你肯，爸爸能把整個家都給你塞到包裡讓你帶走。

我還是像過往那樣，堅決什麼都不肯帶，並抱怨新買的包都要被塞爆了。聞訊從廚房趕來的母親，看了一眼堆滿了一整個沙發上的東西，背過身說「不要嫌我們煩，眼看就要過年了，我們也不知道還能再為你準備多少次……」話未說完，聲音已經凝噎在喉嚨裡。

除了從後面給她一個大大的擁抱之外，滿懷的歉疚湧到嘴邊，也只有忙不迭聲地說出一串「好吧好吧，我全部帶走」。

如獲至寶的父親，又立刻開始把精心為我準備的吃食，一件一件地往回裝。

那一刻真是百感交集，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些更珍貴的新年禮物了吧。

大笑出門去，江湖天地寬。待到春暖時，再看長安花。